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90
23 March 197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九九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u>理事国</u> ：	贝宁	洪加武先生
	加拿大	巴顿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冯·韦希马尔先生
	印度	贾帕尔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毛里求斯	兰普尔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格奥尔塞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委内瑞拉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95)

主席：按照第一九八八次和第一九八九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巴林、埃及、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尼日利亚、塞拉利昂、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巴林代表萨法尔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与尔邦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哈里曼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贾马夫人，斯里兰卡代表方塞卡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得里奇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几内亚和塞内加尔各国代表的来信，要求安理会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所列的问题。

因此，我提议按照通常的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这些代表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我请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几内亚和塞内加尔

各国代表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們要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博茨瓦纳代表特卢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和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在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位发言人是塞拉利昂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开始发言。

布贾马夫人（塞拉利昂）：主席先生，我代表塞拉利昂驻联合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欢迎你到这庄严的机构来。由你来领导安理会关于南非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在你出任驻联合国代表还不到一个月，并且是当你从南部非洲回来才几个星期的时候，这是一件令人喜慰的巧合的事。无疑地，你是具有独特的条件，对那里的现况具有亲历其境的深入了解的。

你最近访问非洲最显著的表现，是与各前线国家的总统和自由战士，以及南部非洲种族隔离政权的官员举行了讨论，从这次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观点来看，你这次的访问更增加了重要性。你的经验，你的学术背景，你的干劲，你的直率，你个人和你国的政府对人权与在南部非洲实行黑人多数统治的贡献，都与你目前所负责任的重要性具有连带关系，使我们相信你将领导安理会的讨论，获得对南非黑人充满意义的结论。

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的一次发言中，一位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说：

“想要寻求使我们团结一致的办法和克服使我们意见分歧的问题，就要发动我们共同建设的决心，压制使我们破坏的本性，为人类的自由，幸福和尊严而携手合作。据我看来，这个目标在一九七六年就象在一九四五年时一样，仍然是很恰当而十分必要的。”

关于南非问题，考虑到对于表决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决议时，曾有许多国家弃权，投反对票，甚而使用三重的否决，也许来谈使我们意见分歧的原因要比谈使我们意见一致要容易些。可是，我们大家都同意，南非的问题是基于肤色的种族问

题。数十年来曾经发表了许多声明，通过了许多决议来谴责这个卑劣的种族隔离制度，那也是一个事实。本国际机构曾经一致指出南非问题是一个基于南非白人具有最高权力和优越地位的错误假定的问题。索韦托和其他黑人住区的事件使我们想到沙佩维尔人命的牺牲不是白费的，我们也都一致知道南非的局势仍然具有爆炸性，在白人少数政权让给多数统治以前是不会有和平与平静的。

如果照下面引用的话来作判断的话，即便西方的国家也会认为这种说法是一个事实。法国的德吉兰戈先生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谈到关于这个世界令人担忧的局势时，说到这种局势“实际危害到和平”，他说：

“我这句话，是特别在指南非而言，该地的紧张和对抗，正在日益尖锐……但是种族歧视之为危机的主要根源则已是一件绝无问题的事实……”（A/31/PV.9，第4页）

提到索韦托事件时，他说：

“最近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终必能使南非的领导们认识到，这种顽固地对个人尊严的蔑视，本身就是造成人与人长期冲突的根源，会使他们的国家围困在不安和压制的恶性循环之中。”（同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祿舍先生也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说：

“国际关系的第二个危险的来源是南部非洲。一个蔓延到整个区域的种族战争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A/31/PV.7，第10页）

他又进一步说：

“每一个人包括南部非洲的人在内都必须认识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在这个世界上已无容身之地了。它们的气数已尽。”（同上）

的确，当卡特总统最近很亲切地访问联合国时，他也同意这种意见一致的立场，他指出在南部非洲不能达成多数统治时很可能“导致长期的种族战争，造成对全体都有害的后果。”这样看来，我们是意见一致了，但是仍然有分歧之处。

造成关于南非问题意见分歧的事实，是一些西方国家曾经为了保持它们在经济

上，科学上和战略上的利益完全无情地不顾数百万人民的受苦。

在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之后，南非政府着手迅速建立它的军队。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的国防支出的概数是4,400万兰特；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当索韦托事件发生时，该项数字增加21倍，几近10亿兰特。一九七五年国防部长博萨透露南非能够制造核弹，并且很快能够生产重武器和最现代化的飞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除了决心实施其以武力维持现状的目的之外，为何需要在军事集结上有这样天文数字的增加呢？去年六月和其后许多个月所发生的索韦托事件和别的黑人住区的事件，现在安理会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事件的开始是因为沙佩维尔大屠杀之后出生的儿童们反对把白种人的南非公用语强加于他们，作为全国中等学校的教学语文，而不许使用黑人的部落语文和把南非公用语视为比黑人与白人双方共同都用的英语更为重要的语文。和平的示威学生又被在沙佩维尔枪杀他们父母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同样的警察枪杀。不久之后，一个高级警官对记者说：“我们对准他们开枪。在他们头部的上方开枪是没有用的。”

七月十五日南非政权实施了国内安全法的无限期拘禁的规定，把南非学生会和黑色人民大会的领导人都拘禁起来，并警告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不得参与其事。即使现在已经逃避邻国的那些学生仍在被南非警察追缉。在索韦托黑人工人发动的罢工是他们所欢迎的使黑人流更多血的一个机会。警察对示威的人们开枪，有三十多人被残酷地杀死。几乎约翰内斯堡市区内全体非洲工人的百分之五十参加了那次示威。

有两个不同的白人和有色人示威的人群，支持黑人抗议种族隔离的法律，那两个人群也受到残忍的攻击，数百人因此受到重伤。官方在这些事件中一次事件发生之后公布的数字——无疑地为真正总数的一小部分——是176人死亡和1,339人受伤，许多都是学童。还有什么更残暴的表现，才会使种族隔离政权成为反对黑人多数的侵略者呢？

尽管有这些明明白白的剥削行为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在南非发生，西方国家都不

愿采取措施支持军事或经济制裁，逼使种族主义政权审查其无人性的政策。这种不愿采取措施的结果，使南非对罗得西亚提供了经济和军事的援助，造成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缓冲区。那就是对罗得西亚施行经济制裁不能发生效力的原因。各非洲国家没有不提醒国际社会注意南部非洲的爆炸性局势。但是南部非洲的白人和它们西方的盟国拒绝以认真的态度处理这个问题。

本世界组织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一再吁请必须遵守对南非的武器禁运，但在安全理事会中不能获得西方国家的接受，理由是南非的局势没有构成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侵略和威胁。但是安理会很清楚南非对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的侵略，该两国曾经把它们案件提到安全理事会。安哥拉的独立没有得到该种族隔离政权的承认，但南非在安哥拉实现独立后干预安哥拉的问题现在已是公开的事实，它目前对阿戈什蒂纽·内图总统领导的安哥拉政府以及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所采用的计谋也不是一个秘密。最后，无可否认的，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独立和中止津巴布韦的少数统治是举足轻重的，该种族主义政权已经把它的种族隔离政策越过其边境，伸入这两个国家去。因此，说南非不是一个侵略者和对和平与安全没有威胁的理由现在是不能当真维持了，如果有人提出这种理由，也不能被人接受了。

南非政府已经经常不理安理会的各项决定和决议，那些决定和决议谴责种族隔离政策，认为那个政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严重的威胁。

南非对于西方国家不能抛弃它这一点当然十分得意，这正是我国代表团经常担忧的问题。由于好望角的通路和南非的矿产资源、贸易、投资和旅游事业，南非对西方国家在战略上是很重要的。因此一些西方国家决定甘冒有损于它们民选政府名誉的危险，违犯对南非的武器禁运。法国违反了联合国武器禁运的决定，已经同意售给南非两艘轻型护卫舰。法国的辩护理由是，该两艘护卫舰是用来防守南非的领海，与种族隔离的永久维持和边境的战争无关。

一九六四年六月安全理事会召开关于对南非武器禁运的会议之后，英国工党政府宣布它会实行联合国对南非禁运的决定，但有一项了解，就是南非当前所定的货必

须交货。除了英国和南非之外，谁能够知道现有的合同是什么呢？那些合同的期限有多久呢？

一九七〇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它要出售武器给南非作对外的防卫。当联合王国不得不售给南非七架直升机时，就于一九七一年签订了西蒙顿协定。理由是因为联合王国已经供给南非反潜护卫舰，所以它必须供给被认为是反潜艇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的直升机。西蒙顿协定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终止。

所有这些武器显示会用作三个目的：它们会促进内部的安全——换句话说就是镇压黑人和控制沿海游击队员的活动和调动；它们是尖端武器和现代化的武器，使南非便于加入一些同盟，这暗示它的新盟国一般地会接受种族隔离的办法的；这些武器也可被用来援助罗得西亚伊恩·史密斯与黑人作战，并在南非与北部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

西方国家也不愿接受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它们解释说，在这个时候将投资撤出会造成一些经济上的有害后果。有人曾经指出，如果这些投资是在一九六〇年撤出，其结果所生的影响与现在已有多于三倍的投资来比较，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情形更坏的是，如果现在不把它们撤出，目前和以后的投资很可能会在一触即发的种族战争浩劫之中完全丧失。至于说到投资会使南非工人与其他非洲工人比较之下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的论调，我只能说：如果一个有钱的奴隶不能在他自己的国家内想要住的地方去用他的钱，这些钱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使我想到与我们的说法相似的一句挪威的谚语，它说做一个小户人家的自由人好过做一个大户人家的奴隶。

南非政府相信这种经济上的联系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可以防止黑人国家的政府对其制度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

南非为有色人和亚洲人设立内阁会议的措施，与黑人住区中间派的人举行谈判，通过非洲人在住区里可以拥有终身房屋所有权的新政策，而土地则仍然完全由白人政府所据有，为了应付商业上的压力而给予非洲人更多的让步，这些举动并不能改变南非经济剥削的根本制度，也不能改变现存的政治和经济的危险局势。

因此，那些与比勒陀利亚政权勾结的国家，让它们的国民继续在南非投资，而解释说没有一国的政府能够有效地制定法律反对这种活动，那些国家应同样对南非政府的顽固违抗和傲慢而分担责任，因为我们在一些例子中知道得很清楚，那些个人或公司是不敢对他们的政府加于别的国家的限制进行挑战或违抗的。

南非新闻部长康尼·马尔德曾经谈到南非与西方国家间除了军事或经济以外的一些关系，那些关系可能与安理会对南非进行制裁而受到过去许多次的否决是有不小的帮助的。他说：

“...南非和美国之间的外交接触正日益增多，因为绕过好望角的海路可能受到危害而落入共产党的手中...那是美国 and 任何西方国家所经受不起的。不管我们要执行我们自己的基本政策，美国还是会接受我们的做法的。”

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我必须顺便提一下，我国代表团对美国新政府最近采取了取消伯德修正案的措施，觉得将来还有可为，虽然怀疑论者曾说，该修正案的容易被取消必定是在美国有大量的罗得西亚的铬的储存，这可能使我国代表团认为走向提高南部非洲多数统治的积极步骤的效果减至最低限度。

南非种族隔离不人道的制度已经到了末日。象镇压、压迫和剥削这些卑鄙行为的做法总会有个穷途末路的。南非最后已经走到这个穷途末路了。现在的目标就是不计代价无畏地走向自决。一九七六年索韦托的事件就是我所说的拼命实现那目标的例子。那许多跨出南非边境进入自由世界的年轻人甚至没有完成他们的学业，而渴望接受军事训练使他们能够为已经开始的解放战争作好准备。

本理事会必须负起它在南部非洲的责任，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该区域的中心问题，即南非问题。据报告有一个三十余岁的黑人知识分子说，索韦托的示威者不要任何的让步和改革。他们不要修改制度，他们要把它推翻。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示威事件不只发生在约翰内斯堡无名的黑人住区，并且也发生在有大多数白人居住的地方，象开普敦。这对本理事会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要克服我们意见的分歧，齐心协力为南非黑人的自由、幸福和

尊严而一起工作，因为他们代表数百万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与世界任何地方其他的人是一样的。

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对南非黑色人民的一切强暴和镇压的行为，并表示与为了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而正在斗争的所有的人们团结一致。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求停止对黑人和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施行暴行和镇压。我们要求释放所有在独裁法律下受监禁的人，以及那些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被拘留的人。我们要求南非政权立即停止它对和平的示威者施以不分皂白的暴行，停止它对那些被拘禁的人的谋杀和对政治犯的烤打。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必须废弃“班图教育制度”和在教育方面的一切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措施。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象我国外交部长弗朗西·米纳赫阁下参加上次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时所作的要求一样，要求采取措施，最后导致《宪章》第七章中规定必须遵行的武器禁运的执行。我们相信这个措施是结束南非令人不能容忍的局势所作努力中各种办法里的最低限度的办法。另一条路就象几乎所有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人所已经说过的，大家都将遭受种族战争的浩劫，在这战争中西方国家的投资都不免受到破坏和毁灭。为了西方国家的利益，要比目前的经济利益看远一些，准备在此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与南非多数人的政府建立长期友善和经济合作。

主席先生，我现在要通过你向本理事会表示我的谢意，因为我国代表团获得了参加这次辩论的机会。

主席：谢谢塞拉利昂代表夸奖我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彼德里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热烈向你祝贺，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的主席。我要借此机会祝你十分成功，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为寻求正当而迅速的方法、来有力消除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努力方面。

由于这次灾难性地震袭击罗马尼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许多生命的伤亡，我要向友好的罗马尼亚代表表示由衷的慰问。

同时，我也要就近来伊朗地震的受害者向伊朗政府和人民表达真挚的慰问。

在开始辩论南非问题时，非洲统一组织、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等组织的代表和不结盟国家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已作出了全面详尽的发言。他们对种族隔离问题的陈述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和赞扬。这些陈述已在我们心目中构成安全理事会就这个正在审议的议题将要采取决定的基础。

不结盟国家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届首脑会议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会议通过了一些关于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局势的重要决议。这些决议又充分地反映在第三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中。不结盟国家已有效地设立支持和声援南部非洲解放基金会。

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把一个奴隶制度强加于南非人民身上，那个制度是靠剥夺和违反南非非洲人民的所有基本人权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竭力维持这个制度，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据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并在该领土发动战争，妄图扑灭西南非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彻底奴役纳米比亚人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且协助伊恩·史密斯的非法少数政权，以保持它在津巴布韦的权力。不久以前，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于新兴的安哥拉共和国和扎伊尔共和国曾进行过侵略，并且为此受到安全理事会的谴责。它还支持伊恩·史密斯的雇佣兵攻击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从事抢劫。沃斯特政权公开扬言，它有权在赤道以南的所有非洲国家紧紧地追击解放运

动组织。南非政权并大力从事于武器的现代化，包括加强核能力。

所有这些表示什么呢？这一切证明第三十一届大会的结论是正确的，就是说，种族隔离制度在非洲以及更广大的地区，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安全理事会应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消除这种威胁，就是要从南部非洲根除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

现在，我要简单地讨论这个问题的个别方面。

联合国大会已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果断的措施，包括应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来对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包括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执行。此外，大会已确认南非人民有自决权，并有权使用一切手段向种族隔离进行战斗。大会的决议已强调指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被剥夺基本人权和受奴役的南非人民负有特别责任，并指出本世界组织有义务向他们的解放斗争给予支持和援助。

这一切都表明，执行联合国的决定和在双边的及更广泛的国际一级上来实施制裁已成为所有成员国的当前急务和责任，目的是要迅速根除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惟有使用这一手段，才可能阻止当前的危机恶化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如果爆发这样的战争，就相当于逼着南非人民采取一个行动方向，也相当于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失败，因为后者主要责任是在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并在此范围内消除威胁和平的各种原因。就这个具体情况而言，南非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便是威胁和平的原因。

沃斯特政权竟然傲慢地不顾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有关种族隔离、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许多决议。它甚至于使用更残忍的、更野蛮的措施来对付多数非洲人。该政权的所作所为可能在南非导致一场普遍的种族战争，而在目前的情形下，将出现一种大规模的冲突，不但威胁到非洲，并且威胁到整个世界。

这个不合人道，违反一般公认的道德规范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是最残忍的种

族歧视形式。它完全否定《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宪章》和各人权公约所神圣地记载的所有基本人权、自由和原则。事实上，这是一个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上，把奴役和剥削合法化的制度。种族隔离是建立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它的目的是为种族主义少数白人的利益永远保持对人的潜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

近年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加强其使用恐怖、大屠杀、监禁和拘捕无辜居民的政策，因此公然蔑视了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

尽管恐怖政策加强了，但是南非人民的斗争已呈现出一场全国斗争的面貌。沙佩维尔和索韦托事件将作为被压迫人民决心为自由、独立和自决而战斗的实例，载入南非的历史。

普遍谴责种族隔离和向它表示愤慨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行动。通过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一致行动，这是可以达到的。采取这种行动的首要条件就是，同种族隔离制度维持各种形式关系的那些西方国家必须使它们的实际政策符合联合国宪章和本世界组织的各项有关决议。为了符合它们公开谴责种族隔离和它们宣称赞成以和平方法解决南部非洲危机的立场，它们应该肯定地、无条件地终止同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军事合作。它们应该停止任何进一步的资金投资，并撤回已投资的资金。它们应该终止同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所有贸易。如果它们辜负了联合国和非洲所要求的任何措施，它们就必须对进一步的发展担负全责。

包括纳米比亚国际领土的整个南部非洲班图斯坦化政策，尽管受到联合国的强烈谴责，还在继续推行；其目的就是要在新的结构范围内永久维持种族隔离。在一九七六年十月，联合国一致谴责说，宣称特兰斯凯班图斯坦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花招。没有任何国家承认特兰斯凯班图斯坦。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应该反对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本着所谓本土的方针而企图在人民间制造分裂的所有作法。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军事力量上的加强已引起非洲和整个世界的严重关切。向种族隔离政权供应核武器或使它能在本国制造核武器是对人类的严重威胁，会产生许多不可预测的后果。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现在就应该通过一项决定，对输往南非的武器施加强制性的禁运，就违犯禁运的行为规定制裁措施，如有必需，还应该根据宪章应用其他措施。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总统于消除种族歧视的国际日给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电文中，已表示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和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并要求紧急执行这些决定。

最后，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是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和紧急任务。执行这项任务的基本原则就是各国人民有得到自决和自由的权利。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压迫是大规模地违犯基本人权和公正、自由及人道原则的行径，并构成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威胁。

主席先生，我们希望在此时刻，安全理事会可在你的指导下，通过坚定有效的措施。

主席： 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向我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这次会议已没有其他发言人了。我的了解是，理事会的各理事国同意在今后两天按照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方式继续进行辩论；那就是说，上午举行会议，留出下午来进行磋商。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理事会已经同意。就这样决定。

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散会